

第八册

傷風論言

溫病之研究

瘧疾論私評

驚疫新論

脚氣論要

脚氣概論

疝氣證治論

中國接骨圖說



陳存仁編校

皇漢醫學叢書

傷

風

約

言

後藤省仲介著

世界書局印行

# 傷風約言

提要

本書爲後藤省仲介氏所著。就其心得。輯爲八章。首論風本於氣。氣動爲風。風靜則仍爲氣。猶波靜則仍爲水。風爲大氣激發之假名。四時外傷之前驅。包羅傷寒中風溫熱瘟疫六氣諸證。而定傷風之名義。次論人身全體。表裏上下左右前後。皆爲一氣所貫。血液所運。風之傷人。則由虛襲而爲六經之辨解。再論傷風證候。輕重不一。辨三證。列緩急。總括淺深閉脫。分別治例。而爲傷風之大意。末附脈之數與不數。以斷病之進退變化。言簡理顯。誠不背約言之旨也。

# 傷風約言序

大凡醫法。在邇在易。而求諸遠與難者。皆素靈八十一難。有以羈縻之。而終不能使其出頭焉。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豈唯一朝一夕之故也哉。是以近代四方諸生。未醫之前。先學運氣六經。而其已還鄉爲醫之後。至於診察病證。辨識藥石。則向之運氣六經。遂爲無用贅言。譬如市中處女。未嫁之前。先習箏與三絃。而其已結帨爲嫁之後。至於料理家務。計算穀金。則向之箏與三絃。遂爲無益閒物。何者。張機亦不知其假名託言之爲書。遵守之。珍藏之。以唱陰陽六經之說。惜哉。功罪相等。淄澠相混。未免通此而礙彼之陋弊也。晉王叔和撰次。宋成無已始註。其書一出而後。至於今日。天下俶倂然。莫之能折衷。是故方有執喻昌程應旂張思聰張璐輩。又互論註脚。欲務上於人。回護調停。多屬剩語。况其他涉龐雜者乎。承平百年。文化不闡。閩商吳舶。競輸異典。雖然。學之不明。術之不精。皆坐吾人入耳出口。未嘗徵諸其身故耳。嗚呼。養老慈幼之家。欲爲良手乎。欲爲庸工乎。不可不自辨其志焉。方今雖有世務相妨。亦須破冗日相規切。洗垢摩鈍。以來新知。然則臨疾處方。才略機發。各適其可。固不待言。此可以推類。而通其餘矣。竊又謂苦口丁寧。不止張機。而諸子百家。其勞亦鉅焉。則似乎未

可全攢仔之也。每就日用醫事之實。稽之于古。以取其則。敢加鄙見。著爲一書。題曰傷風約言。雖使數十其卷帙。數萬其紙葉。傷風變狀。豈能盡哉。斯書言簡。不用文采。亦將懷挾隨身。以防不虞也耳。予也不肖。日侍親闈。口授面命。僅了大義。若二三同志。不以予言爲迂。則庶乎向之所求。不遠不難。或有造端進步處也。請其過約而不盡義者。則指摘疵評。明者審焉。享保壬子正月八日椿菴後藤省仲介甫書

# 凡例

一、是書屬草。固非定說。今姑命諸劄劑氏者。動以繕本失真故耳。若予後來有所發明。則又何惜毀版乎。所謂方法不在此限。稍覆一簣。切告同志。然病家須要擇侍養看守者。爲第一義。而醫療則多落乎第二義也。何者。食衣灸藥進退有節。是以看病矜式。亦於大意治例中可概見矣。

一、治例後謂一方者。卽自制藥方也。常用施人。每每奏效。然方本不足尙且恃焉。苟非有活法以處之。則方終無日於相中也。故張機方中。僅擇其善者。而予亦舉一二方。但顧類推何如爾。臨事制宜。皆存乎其人矣。

一、篇中所舉藥下謂大圓匕。中圓匕。小圓匕者。古來量法多難遵用。故吾門始以銀鋸造匕三等。其式古之方寸匕上。更加方寸四片圍成方匕。有嘴屬柄。如孫思邈稱藥升者。後或圓圍平底闊上窄下同。其入實命之曰大圓匕。其半者曰中圓匕。又其半者曰小圓匕。用是抄藥。持柄微動。令上平調如施斗格。乃知某匕容某藥幾錢。某藥幾分。而後得合劑。各藥不差銖分也。此邦醫家常用木葉椽匕者。似便不使容受難定。畢竟吾門造用圓匕者。人間事冗不煩等子耳。然若其微者。非用等子。則不盡善矣。

一、大略四五錢藥。用水二合。煮取一合爲率。陶匠所作藥盞。有大小無定準。此方今幸有升合者從之可也。且藥一品。單方之外。或四五品。或七八品。併力奏效。全係才能。然湯味亦不適口。則頗失和羹之意。惟要服藥者。不惡味氣之偏耳。又諸藥煎時。不假布囊。先傾一劑之藥。投之。滾湯罐中。煎了。如法紗漉去渣。直取清汁。令頓服之。日夜隨證盡三五劑。至其分溫再服三服。則但恐性味耗散。不堪爲用。實與茶湯氣味過時損脫。而不美者一般。是以予猶不貴張機再煎之法。而况今之頭煎貳煎。沿習成俗者乎。殊不知頭煎貳煎之法。本肇於孫思邈。爲貧家而設焉。醫人徇俗。吁亦愚矣。夫人偶有嗜丸散湯藥者。或傷風中暑。煩渴引飲。及黴瘡疥瘡。便毒膿淋。結毒等病。當時腸胃充裕無恙。則大劑湯汁。雖至濃稠。而分溫久服多飲。亦不忌焉。若夫有疝癰蛔蟲者。動致胸滿不食之患。雖使劑重水多。亦至其分溫數服者。則不如劑輕水少。而頓服之。氣味有力。且病人口腹之易消受也。然則藥水多少。宜從其病。醫人不分輕重。妄以大劑爲事。必有牛刀割雞。長及刈薺之弊。况乎務投小劑稀湯。欲治劇險危篤之證者。則皆吾門所可戒慎也。

一、方書言傷風寒。則服亦有陰陽運氣分配等說也。故予嘗著脈論。言其梗概。今復校勘。以備搜覽。



# 溫病之研究卷上

募原 募與膜通。募各切。舉痛論作膜原。

瘧論曰。邪氣內薄於五藏。橫連募原。王水曰。募原之原系也。兩膜舉痛論曰。寒氣客於胃腸

之間。膜原之下。血不得散。王水曰。膜兩間之膜。原兩背之原。百病始生篇曰。虛邪傳舍於腸

胃之外。募原之間。較此數語。膜原之地。指伏膺之內。腸胃之外。鬲膜之下。

言之。又可氏曰。伏脊之內。附近于胃。正當經胃交關之所。是為半表半裏。

故熱淫之氣。浮越于三陽。易陷于胃。是以全篇。實主胃實而立論。他若戰

汗。發黃。畜血。下利。二便癰閉諸症。亦為係其變移。一語無放誕之文。咸出

其經驗。能解病之肯綮。然而余歷跡近世之疫。邪之所舍。同在膜原。至其

所傳。屬胃實証少。而上盈下虛。及少陰症最多。有異乎。又可氏所論之規

範者何也。雖曰邪之所棲。其氣必虛。豈當年下虛人寡。而今下虛人多。有

此二傳証乎。夫風有世運。而情無古今。私慾餐居。與其時相同。而所以其

証異者。必非緣乎人事。乃厲氣之少變態也。攷之鍼經。第一篇曰。盲之原出

於腠腠。按盲。兩盲。甲乙經曰。氣海一名腠腠。一名下盲。在臍下一寸五分。奇病論曰。盲之原在臍下。○腠音勃。腠音快。腠腠臍也。王啓玄曰。瘧論腎

脈直行者。循膺伏行。謂之伏膺脈。併據此語。從膜原傳腎。行乎便道也。上

盈下虛。乃分傳胃腎二藏也。又可氏謂九傳。而外如此甚者。有二傳焉。不可不講。若逢此等證。不論熱之多少。津液之涸濡。便將附子。引火歸原。通腎爲要。苟不會到於此理。如無楫行舟。難矣哉。治今之疫。

余嘗講溫病之研究。讀至募原。曰。募音慕。各切。與膜古通。一老醫先生。卒而厲聲曰。字書募音暮。無膜音。以余爲誤讀。傲然罵不休。余從容問其說。先生驟言曰。吾有祕說不敢語。遂不答。蓋難經曰。募俞原穴之事也。與此篇之義。沒交涉。固不足道。會以有受鄉訕。聊記席上顛末。解嘲耳。

又可氏曰。邪之舍膜原。氣壅火積。氣也。火也。邪也。二者混一。化成邪熱。則氣消血熬。精神幾微。遂至殞命。故客邪貴乎早逐。半日不逐。有半日之蔽。一日不逐。有一日之蔽。乘其氣血未亂。肌肉未消。津液未耗。病人不至危殆。投劑不至掣肘。愈後亦易復。善醫者。不過知邪之所在。早拔去病根耳。是千歲不易之確言。莫有間然焉。今云邪之離膜原。有二三日卽潰者。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。延纏日久。愈沉愈伏。多致不起。至于此。余始疑。半月十數日。其不傳之間。晏然以達源飲。勉希邪之離膜原。而不離。徒歷日之際。藏府愈壅塞。榮衛增鬱遏。邪火日熾。氣血津液。逐時煎耗。又可氏怖其

煎耗加大黃導邪陷胃家。俟其實下而取之。是開門却賊之義也。理亦不順。於稟賦之厚者尙可。若遇有下焦一隅之虧者。恐生不測之害耳。然則俟自離膜原耶。不然。有一術於此。及原邪無積陽之助。熱勢未漲大。將瓜蒂以搜邪之巢窟。驅之使出。自初所入之門。卽與發散之義同。於理莫切焉。但未嘗試之。私思淑之已。適聽弟元隆行此法。治疫之說。契合余夙所思。姑舉按。証余說之不妄。

一老賈感疫。始憎寒。而壯熱無汗。嘔逆煩渴。舌胎滿白。請弟元隆治。與三消飲而不解。至于八九日。諸症增劇。病人更請曰。爲與吐劑。不吐不瘳。元隆曰。子甫過知命。血液已涸。非吐之所宜。不聽。固請不已。卒與獨聖湯。得快吐三次。大汗淋漓。衣被濕透。翌日熱解胎脫。諸症霍然而治。調理數日而愈。他日詰問所以請吐。乃曰。我不知也。發病二三日以來。神氣惛蒙。無一所知覺。請吐亦讖語耳。老賈本無文。不辨醫事。而請吐不已。吐而得愈。蓋依冥護矣。又可氏記黃連條。所謂靈變同一軌耳。今就此按而視之。所謂膜原爲半表裏與導之內而下。不如吐而出之外之爲捷徑也。亦爲一手段。若遇邪勢之劇而不潰者。孰與托之達原。曠日稽留乎。足以補本論之遺。

傳變不常

下氣空虛。邪熱乘之。致小便閉塞者。又可氏以承氣療之。令所視之症。一無下症。下元虛憊。陽氣不施于膀胱而閉。其症雖多。有非茯苓四逆輩不治者。其症舌上乾燥而無胎。詳見于本條。

急証急攻

此証多在用力過度。常勞筋骨人。用力則筋骨先受傷。肌肉畜火。血液常熱。脈絡贖興。大便燥結。皮肉緊薄。實爲陽藏人。疫邪一來。有着其實。兩熱相搏。熇熇徑張乎分外之熱。粧飾出乎許多之變態。猶之燎原火。加風一時爲灰燼。一日三變。殆乎類此。余嘗視三日而斃者。卽夜發讖語。二日神氣惛悶。三日狂躁。病勢之暴。頗如烈火。不可嚮近也。

熱邪散漫

邪離膜原。散漫於肌肉也。又可氏註誤。成無己去石羔專達肌表。知母石羔苦甘。以發散之語。以白虎爲辛涼發散之劑。清肅肌表氣分藥也。又可氏常以此意用白虎。故全篇至言白虎。輒有多少之差。夫邪之在肌肉也。向裏蒸胸腹。則煩渴。向外熏肌表。則大汗出。石羔能消肌肉之熱。熱消則渴已汗止而愈。知母消腹中散漫之熱。甘草和胃氣。粳米和石毒。又可氏

於此劑加生薑。幾乎畫蛇足。

### 內壅不汗

內壅不汗者。下之便得汗而解。與服白虎。大汗而解義同。若其無下証者。可如之何。初於伏邪欲潰未潰之際。表有大熱。肌燥不汗者。得達原加芫胡。蒸蒸而振。汗出而解。間又有屬少陰者。雖論云三陰不得有汗。而投附子。反得汗而解。附子者。通腎氣引火歸元。夫邪火之混同者。得附子。正邪分離。方發微汗而解。此亦時疫之一體也。不可不記。

### 下後脉浮

此條脉証如本論。宜芫胡清燥湯。轉樞潤燥。緩緩可解已。白虎不中與。若皮燥微煩。蒸蒸熱之難解者。此為餘熱停於肌肉。宜竹葉石膏加減。減石膏分兩去牛夏加知母。與之。如用白虎類。牛刀割雞。恐却傷胃氣耳。又可氏誤會白虎。為發

散之劑。間有不合其矩規。而似庸醫之為。敢彈其一二。解後進之紛。本論

云。邪熱浮於肌表。當為肌肉邪浮肌表。應見發熱惡寒。治亦用羌葛之類。

今無寒熱証。則可非肌表。又云。身微熱。即身無大熱也。白虎麻杏甘石越婢條。又云。白

虎辛涼。除肌表散漫之邪熱。當為白虎寒涼。除肌肉散漫之邪熱。此則無

一味辛。何得言辛。肌表有三陽之經界。浮于太陽。則頭背熱。浮于陽明。則

胸腹熱。浮于少陽。則胸脇熱。而餘所可徵。言合浮于三陽。卽合病証。猶熱有偏不可言之散漫也。至于肌肉。無有經絡之分界。邪入于此所。周身皆熱。是爲散漫之熱。又可比於白虎。頗覺技癢耳。

下後脉復沉

下後脉沉而弱。發渴者。爲邪陷於少陰。經云。腎惡燥。渴自救耳。

邪氣復聚

又有得戰汗而解者。須與本條查看。

下後身反熱

下後雖身熱不休。脣舌乾燥。而脉弱食少不進。神昏不復者。爲邪尙在膜

原。施及少陰。宜冷香飲子。

冷香飲子方

草菓

附子

陳皮

甘草

生姜

右五味照常煎服。丹溪心法。

下後脉反數

誤下之後。口燥舌乾而渴。其脉數若數疾。額上熱者。雖心腹硬滿而痛。數日不大便。小便稀而利者。此陰証之似陽。虛陽之奔騰。陰凝不流之所致。

乃屬下虛上盈。四逆加猪胆汁入尿主之。小便甚稀。神憊不省。茯苓四逆加前二味爲佳。但不因誤下。亦此証常居多。數疾脈。下虛上盈証。並見于本條。

### 因証數攻

又有陰証似陽。而數反復者。其証熱渴共甚。口舌乾燥而無胎。又有至生世刺者。或頭痛。或下利。腹候無下証。脈數而無力。與加減真武湯。二三日而熱解。渴休舌潤。錯語減咳痰輕。食增神蘇。一二日而前証復起。如此三五次而斃者。此屬陰証。雖熱解之際。仍宜與附子劑。勿忽諸。

周因之案中。曲盡與承氣之趣。能得長沙之法。苟不度熱毒之微甚。諒精氣之多少。決正邪之勝敗。而制劑之輕重。雖証治相當。而恐招乎伐天和。誅無辜之過。豈可不慎乎。又云。有應用柴胡清燥湯。有應用犀角地黃湯。私觀時師之爲。有知用柴胡清燥者。於犀角地黃。乃非見血証之後。不敢與。類竊盜而後修門。不亦遲乎。學者須用心焉。

朱海中者証。四肢不舉。身臥如塑。目閉口張。舌上胎刺。問其所苦。不能答云云。其危不可言。而不死者何。第無煩躁讖語。無煩燥讖語。則神氣尙完。神氣尙完而死者未之有。况脈有神乎。與醉臥勿醒者。情態有同趣焉。又有少陰証。形狀幾相似。而舌無胎刺。但乾燥已。余嘗與真武加減方而得

效。又有脫氣而爾。神彩脉狀大異可察。

病愈結存

一少婦溫疫熱解後。脉証俱平。唯大便不通。少腹沿橫骨結塊。累累相連。如藤莢狀。按之不痛。無他妨害。飲食漸進。至三十七日方通。四五日塊盡而愈。

此條云。往來蛙聲之一証。因于中焦虛寒。下焦闔氣不通。詳見于下項本條。

下格

不拘大便之通否。時時作嘔。飲食不進。少得湯水。則嘔吐愈加。又有虻厥証。詳見于下項本條。

下格大便不通。有陰陽二証。若無變無害者。只投本証之劑。勿拘於下格。津液既回。自潤下而愈。論曰。小便數者大便輒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。又曰。今爲小便數少。以津液當還入胃中。故知不久必大便也。然則大便不通。亦有因津液枯燥者也。概勿爲熱閉。妄投下劑。

一女子。溫疫瘥後。大便三旬不行。以其疫本屬陰証。無一可下之候。荏蒨與補中湯臨時加減之際。食漸進。津液從回。大便得行而愈。



一男子甫及強壯。輕疫之後。大便不通旬餘。常苦後重。醫與承氣麻人輩。愈不通轉加夯悶。以導藥挑之亦無功。更請治於余。診之得其脉大。大爲陰虧。証屬虛燥。脉証相應。雖飲食不進。動作尙未衰。乃處腎氣丸。作湯與之。已旬日。大便方行。小便從利而愈。

### 注意逐邪條

此篇說逐邪之旨趣。曲盡無遺恨。讀者貫透於此理。於療疫乎何有。非止療疫而已。百病皆然。

本論曰。原邪傳胃。蒸而爲結。大便當不行。又有蒸作極臭。狀如粘膠。至死不結。此因其人平素。大便不實也。余較之多人。非必因其人之平素。原邪入胃。驀然暴則無暇稽留於胃。而蘊熱驟然直下走。其色初焦黃。隨利隨薄。甚至下利完穀。以承氣逐邪則便止。有止而復下利者。餘邪復聚胃也。宜下之便止。如此至于再四者。胃氣憊敗而死。又有少陰証。非同日之談。但不可下之候。正在心下與舌上。以其人下走。熱不蒸上焦。故舌無胎。以其亡津液。邪熱獨存。舌上紅滑乾燥而已。又以其下利。心下必輒。但按腹有心下一點輓痛。是毒之未盡也。並宜下之。毒盡而利止。

### 畜血